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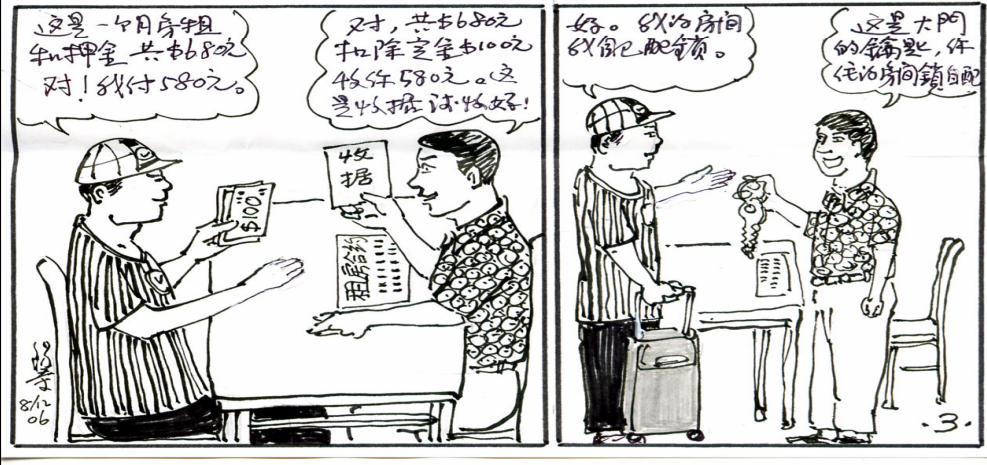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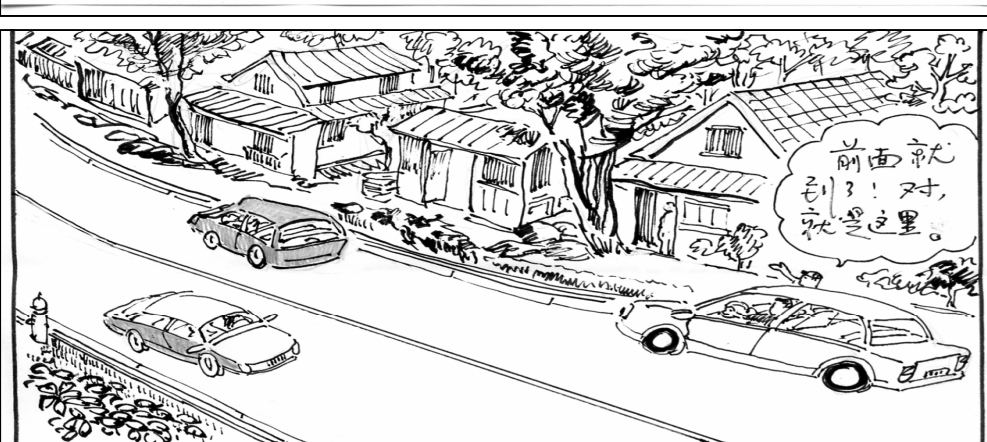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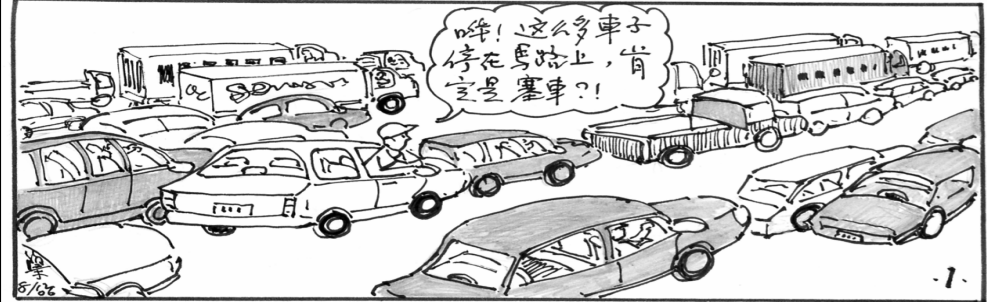
漫畫天地

圖：仇錫榮、游建國



流美出渡

美国梦(九) 仇錫榮 画



已是陽曆上的春深時節，海風卻冷得沁人心脾，壽星安德特地到車上給我拿來一件汗衫。大麻布袋似的汗衫披在我身上，大概是很怪的樣子吧。我在草地上悠然踱步，貝施爬到樹幹上，企圖找回飛落在茂密枝葉上的飛盤。我看樹太高，叫她下來。另一個大學孩子——一個男孩——爬上樹去，也一樣目光迷失在我仰視的層疊交錯的樹葉間。年輕是本錢，我暗自嘆息。

我們呆到潮冷的暮色鋪天蓋地湧來且溶入海裡，水天失去了邊界。海浪轟轟地趕來，又沙沙地退去……這宏壯而又荒涼的風景啊。我在一片深藍的幽暗光影中離開海灘。

回到家，隨手拿出貝施送給我的卡片來賞玩一遍，燈光下彷彿千萬隻白蝶欲飛上青天。

卡片背後是貝施用英文寫的字：「我知道你喜歡青綠色和蝴蝶，所以給你買了一張有蝴蝶的青綠色卡片，一直為你禱告。『神賜給我們，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心。』」

她引了提摩太後書第一章第七節，與這一天牧師講道中引用的「聖靈所結的果子」的經節，所強調的超自然的能力——愛與堅韌，不正一致麼？

我曾是一個小女孩的母親，她的權威——尤其在她父親不和我們住在一塊的時候，而後是激動她的「力量」和遙遠的「燈塔」——尤其當她沒有我和她一同生活的時候。

當我們又在一個屋簷下聚首時，我既是她的母親，又是她最要好的朋友。住在靠近托倫斯的一個山上的城郊時，我們曾同坐在書房地板上討論要怎樣寫一個報告，她高二的歷史教師要他們設想一份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雜誌。

我幫助她了解那個時代一些民族最感迫切的問題，她準備「設身處地」編輯一個左翼地下刊物，我提供她一些觀點，幫助她組織思路。她興致勃勃地翻著我從書架上抽出來的書，和我談論猶太人、漢娜、鄂蘭、和納粹法西斯主義，在電腦上寫下她的見解，並認真地設計起刊物來……

我懷念那樣的時刻。我把我們的客廳稱為「圖書館」，興奮地對高校的同學、以及校外場合認識的朋友提起她母親。

對於我這母親，一個不易界定身份的女性，她說：「你不是一個典型的母



呢喃

劉慧娟

親。」甚麼意思？「你不像 Stephanie, Eileen, James 他們的媽媽那樣盯著孩子選課，送去上課後活動、補習班，送去學鋼琴，送來送去，又叮又催促，替孩子決定上甚麼學校讀甚麼科目，連做義工都是媽媽為孩子升學和事業先盤算好的……」

儘管如此，貝施由高中升上大學，也會要求自由，要有自己的空間和獨立的生活。她彷彿永遠不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自由，她實際上也不如自己想像的能獨立處理許多事，獨立和能力原是一體的卻又似乎是兩回事。許多時候，她還是個孩子，而我依然是她的「力量和燈塔」，她的「啟發」。

力量和燈塔，這是她對朋友提起的。我其實多麼懷念住在依山面海的城郊，我們那些親近的時刻。當電腦突然出了問題，她花了大半天寫了七七八八的報告全付諸東流，她除了焦慮外，會完全如一個孩子般無助地懊喪。而我除了也跟着焦慮外，只能勸她不要頹唐。我給這女孩兒書、音樂、詩……這些是生命與愛的

投注，是她取之不盡的資源。我們會一同討論一本小說，比較電影與原著，談各種作家和思想。她有自己細膩的感觸與獨特的見解，雖然我的閱歷人生仍然是她汲取寫作靈感的來源。

貝施讀起聖經來頗有心得，儘管少不更事，對一些情況仍有自己很確定的看法；某些時候，在了解和尊重我的處理方法的同時，仍是那麼堅定不移地說出她的看法。例如我給友人的詩集寫書評這件事，我禱告是一回事，心中始終不滿。

友人藉著寫九一一、SARS、Tsunami 等等天災人禍以表達對上帝的懷疑外，還有意將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置於對峙的位置——以便單單表現佛教徒置身事外的清高；既然如此，又為何邀我給他寫書評？

貝施說：他要的是一篇有水準的論述，並不在乎你的基督徒觀點，你也不藉這公開對話的機會申明基督徒的立場？你再不發表文章，那些有心機的人不僅抹殺你在這份報紙上寫了將近九年專欄的貢獻，還掠奪你的思考成果和凝望成的文學意

象！我們談論，在深夜捻熄書桌上的燈光之前，在餐館裡輕鬆地吃飯的時刻，甚至在開車的路上，我們隨時撿起一些話題或繼續未完的討論。我多希望日子能簡單、輕鬆地過下去，多希望每天都能充滿遐想地聽音樂，然而也無法迴避該謹慎嚴肅地對待的問題。

我知道要寬恕那些逼迫人的惡勢力，我們大部分人都很難做得到這點。經上說要為他們禱告，恆切禱告並且「要愛惜光陰，用智慧與外人交往。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著和氣，好像用鹽調和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。」

驀然回首，我感謝創造我們的天父，祂原是包羅萬象的慈愛的神！我們有甚麼困難是重大、複雜得祂不能處理的？當別人都不能了解你的處境，你感到情何以堪時，神就在那裡。

我們相信神，不僅是事情順利或生活愜意時，也在人生的難題當頭闖來時；而這並不一定是我們知識上沒有能力應付。

倘若假以時日知識就能解決問題的話，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任何困難的事了，可是有時是在特定的情勢下我們不願做某件事，不僅由於我們對自身價值尚有執著。而我們有甚麼價值不是來自父神呢？

然而，也就在既知道人生面臨挑戰，又因知道自身價值而不願去跟隨世人堅持權利、「以眼還眼」來討回公道的做法時，我們才感到只有神能讓我們大膽地說「不」。那種對世界一些做法的公開否定，正是把擔子「卸下」，交與神來處理和審判的輕鬆感。如經上所說，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

父神不會虧待我，祂讓我認識祂，祂給了我峰迴路轉、柳暗花明的人生，不僅保守我平安和有尊容，並讓我見證祂造磁陶藝品之手。祂對我們原有更高的要求，祂要我們活出個人利益於度外的有愛的真實的人生，把我們磨練得有特定素質。冷雨暗夜中，祂是我們眼前的一盞風燈，賜我們智慧與真知，讓我們得以回歸永恆之道，祂給予我們的，是超出世上一般人的正義與美的標準。讓我們有感恩的心，把一切的榮耀都歸與祂。

無論興旺地活著或垂死，在風平浪靜的海上或在舟楫傾頹中搏鬥時，今生今世，神與我們同在。

歸鄉

山樵夫

我沒有想到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再次踏上家鄉的土地。

家鄉貴州，雖然是我的傷心斷腸之地。但自從半個世紀以前，我含淚離開家鄉後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它。多少次夢里回故鄉，家鄉的土，家鄉的水，家鄉的風，無不使我陶醉。多麼願長醉此夢中！多麼想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能夠再一次踏上家鄉的土地。

家鄉曾有官方來函，表示中國大陸已經日益開放發展，歡迎我回去看一看家鄉今日巨大的變化。既然如此，我和太太再三商量後，終於決定啟程回鄉。我們倆口終於登上了從美國洛杉磯到中國廣州的飛機，開始了我們為期三周的故鄉之行。

經過長達十幾個小時的飛行，飛機終於平安地降落在中國廣州白雲機場。在那里，我受到了表妹錢華一家的盛情接待。他們對我們倆口的照顧真可謂

是無微不至，十分周到。

老實說，以將近九十歲的高齡，長途飛行十幾個小時，我真的是很疲勞了。但表妹一家的熱情周到，竟使我忘記了身體的不適。

在廣州，我們停留了6個小時。這段時間，一直是他們陪伴我們，請我們吃飯，照顧我們休息，最後又幫我們辦理好各種登機的手續，直到萬事齊備，我們上了飛機，他們才放心地離開。越是近鄉情越怯。從廣州飛到貴陽，需要兩個多小時。這兩個多小時我在飛機上，心潮起伏，思緒萬千。

官方會怎樣對待我這樣一個當年他們深惡痛絕、並被他們趕出去的「土匪」？

家鄉的人見著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？

我的半個多世紀不曾見面的女兒們、侄孫們會怎樣想我？……想著，想著，不知不覺兩個多小時已經過去，飛機平安地降落在貴陽的機場。

雖然，我在廣州的表妹在我起飛後已經通知貴陽方面的親朋來接機，但我還是沒有想到，在機場，我不僅见到了我的親友們，而且縣政府、統戰部的幹部也親自來機場迎接我。

他們派來了三、四部車子。統戰部

的吳坤部長一見到我，就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再三說：“歡迎！歡迎回家！”

由於長途飛行，再加上年齡不饒人，再次踏上故鄉的土地，也令我十分激動，所以，我太太和一直陪同我們的吳小姐堅決要讓我在貴陽休息一天，無奈之下，我和統戰部的幹部們只好在貴陽呆了一天。

第二天，我們一行四、五輛小汽車，幾十個人，徑直開車回到興仁。沒想到，只要四個半小時我就回到了興仁。記得當年我從興仁到貴陽讀書，要走好幾天。可見半個世紀過去了，興仁確實變化驚人。

在興仁，我受到了縣統戰部的熱情歡迎，我被安排住進縣里的賓館，中午則是統戰部設宴為我們一行接風洗塵。

席間，賓主之間感情融洽，相談甚歡，部長親自為我介紹興仁幾十年來各種巨大變化，我傾聽著久違的鄉音，品嚐著家鄉的美味佳餚，心里不禁感慨萬千：這里除了鄉情，還是鄉情，何曾有一絲一毫敵我的概念。

半個世紀以前，我與共產黨水火不容，他們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，那時，我怎麼能想到半個世紀以後，竟然成了他們的座上賓，為他們所禮遇。真可謂是「滄海桑田，世事難料矣！」